

到西安博物院 看三千年变迁

西安博物院于2007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由博物馆、唐荐福寺遗址、小雁塔三部分组成,是一座集文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园林休闲为一体的城市博物馆。西安博物院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博物馆作为西安博物院的主体建筑,收藏文物11万余件,其中国家三级以上文物有1.44万余件。基本陈列以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1000多年建都史及3000多年城市发展史为主线,通过周、汉、唐、宋、元、明、清时期多个城市模型,展示西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

世界文化遗产“小雁塔”是唐长安城著名寺院荐福寺的佛塔,已有1300余年历史,保持了唐代初建时原貌。荐福寺的“雁塔晨钟”被誉为长安八景之一。小雁塔于196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随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小雁塔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西周永孟

铜孟(yú)是盛食物器,兼可盛水盛冰,若盛冰则是储藏食品用。“永孟”是西周时期的大器,侈口深腹,圈足较高,腹部有一对附耳,与两附耳相对的中部装饰卷鼻象首一对,上面又各有浮雕兽面,在附耳与卷鼻象首下及圈

足各有扉棱,腹上部饰饕餮纹,下部饰蕉叶蝉纹,圈足同样饰饕餮纹。造型雄奇,纹饰复杂,线条刚劲粗放,兽面纹宁静威严。内底铸有一篇长达123字的铭文,大意是益公传周王的命令,分给永(人名)土地于陕西的洛河南北的边

疆地带,当时有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5人在场听命。益公还命郑司徒父、周人司工、史、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监理王命给永的赏田。这篇铭文对研究西周土地制度和当时历史人物的政治地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永孟1969年于陕西省蓝田县洮湖镇兀家崖村出土。它被当地农民交给物资回收门市部,后集中于陕西省物资回收公司仓库,该公司工作人员兼文物保护员吴少亭在分料拣选时发现,上交西安市文物局。



唐代三彩胡人腾空马

现今所见的唐三彩,大多出于盛唐时期。唐三彩造型丰富,一般可分为人物、动物、日用容器、器用模型等四大类,其中以动物居多。动物中最常见的是马和骆驼,此外

还有牛、羊、狗、狮子等。“三彩腾空马”,1966年于西安市莲湖区西安制药厂唐墓出土,由骑手和飞奔的悍马两部分组成。骑手为胡人少年,端坐在

马背上,头发中分,两耳旁各梳有一个发髻,面部丰腴,笑容满面,双手紧握“缰绳”,身穿蓝色长袍,腰间系有革带,革带持有袋囊,脚踏尖头靴子。马的体形彪悍,作

腾空跃起式,颈上鬃毛直立。这件胡人腾空马,以生动的造型、鲜美的釉色,成为唐三彩中的精品。骏马疾驰,骑手从容,展示出制作者的高超技艺。



唐代彩绘仕女小憩骑骆驼俑

唐代彩绘仕女小憩骑骆驼俑,1987年于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红旗电机厂唐墓出土。骆驼曲颈昂首,背有双峰。

直立于长方形托板上。其上一俑,侧身盘腿骑骆驼背,左手扳着左腿,右手搭于前峰,头趴在右臂上作小憩状。此俑身穿圆

领窄袖袍,下着袴,足穿长筒靴。因埋头弯臂小睡而不见其面,从其头梳双垂髻看,当为女俑。这件作品把骑手长途跋涉

疲惫不堪、途中在驼背上小憩的情形,刻画得惟妙惟肖,极具生活气息。

□张丹华



钩 沉

牛年赏牛,那些经典的“画中牛”

牛,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吃苦耐劳,不求回报。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牛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视其为忠诚的朋友。古往今来,很多江苏画家纷纷用手中画笔描绘自己眼中的牛、心中的牛,留下太多画牛的经典之作。

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能是古代画牛作品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幅。这幅长卷上,五头姿态各异的牛一字排开,各具状貌。从右至左,棕色老牛俯首吃草,神清气闲;黑白杂花牛翘首摇尾,步履稳健;深褐色老牛筋骨嶙峋,老态龙钟;健壮的黄牛缓步前行,回首而顾;最后一头黄色公牛体态丰厚,凝神若有所思。《五牛图》准确表现了牛的不同样貌、动作、神态和气质,突出了牛勤劳温顺的品格,元代画家赵孟頫如此称赞:“神气磊落,稀世名笔也。”

韩滉是长安(西安)人,曾长期在今江苏任职,曾担任过苏州刺史、润州(今镇江)刺史、镇海军节度使等职务。相传,他在江南时,一次到郊外散步,看到几头耕牛在悠闲地吃草歇息,调皮的牧童在旁边玩耍。如诗如画的田园风景深深感染了韩滉,他观察各种不同的牛,反复琢磨,画出了这幅传世的《五牛图》。

韩滉的弟子戴嵩也是“画牛高手”,与擅长画马的韩幹并称“韩马戴牛”。他的《斗牛图》表现了两头蛮牛激烈争斗的紧张场面,使观者身临其境。相传戴嵩初画《斗牛图》时,将牛尾巴画得高高翘起。有牧童看出破绽,指出两牛相斗时,尾巴应夹在两腿中间。戴嵩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进行了修改。后来,乾隆皇帝在《斗牛图》上题诗赞曰:“角尖项强力相持,蹴踏腾轰各出奇。想是牧童指点后,股间微露尾垂垂。”

明清时期文人画盛行,牛渐渐成为画面中的“配角”,但画坛也不乏画牛的名家。明代苏州画家、“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沈周《卧游图册》中的第四幅《耕牛图》,画的是雨后的郊野风景,用纷繁的笔触勾勒出被打湿的牛毛,结合题画诗“春草平坡雨

迹深,徐行斜日入桃林。童儿放手无拘束,调牧于今已得心”,表现了画家本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另一幅《骑牛图》上,沈周题诗自比骑牛的老汉:“老夫自是骑牛汉,一蓑一笠清江岸。白发生来六十年,落日青山牛背看。酷怜牛背稳如车,社酒陶陶夜到家。村中无虎豚犬闹,平坦小径饶桑麻。也无汉书挂牛角,聊挂一壶村醪薄。南山白石不必歌,功名富贵如何何。”

清代常熟画家杨晋也擅画牛,他留下了很多“牧牛”题材画作,如《柳塘春牧图》《牧牛图》《柳溪放牧图》《湖庄春晓图》《溪畔牛趣图》等。他的《石谷骑牛像》画的是自己老师、著名画家王翬(常熟画家、“四王”之一)悠然地骑在牛背之上,并在画上录前述的沈周《骑牛图》诗。传说,由于杨晋画牛画得太好了,王翬很多画作中的牛、马都是由他代笔的。另有一说,杨晋此画中,骑牛老人是沈周。

和扬州有不解之缘的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有一幅有趣的《对牛弹琴图》传世。画面上仅有一人、一琴、一牛而已。抚琴高士神情庄重,正襟危坐。听琴的黑牛面向高士而卧,侧耳倾听,全神贯注。石涛为何会画带有贬义的成语“对牛弹琴”,并



徐悲鸿《春之歌》



戴嵩《斗牛图》



李可染笔下的水牛和牧童。



“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间从来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它是一条多姿多彩的生命长河。中国人在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灿烂的文明,这其中就有与时间密切相关的中华传统节日文化。

说到传统节日文化,我们需要解释一个字:年。

年,甲骨文写法如图①。上面是“禾”,下面是“人”,禾谷成熟,人举着它庆贺或祭祀。远古时期,农业生产水平落后,一年只收一季庄稼,禾谷成熟的一个轮回的时间长度,就是一年。

传统节日的确定,大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是农业生产轮回中的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人们进行庆祝或祭祀,表达崇拜、感恩、祈福,以安排农业生产,由此形成了节日和节日文化。春节就是如此。

按照夏历(农历),正月初一就是新年的开始,古称“元旦”。元者,始也;旦者,晨也。元旦就是新年的第一个早晨,其实也正是新春的开始(1912年始改大为春节)。

过年的节俗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一般认为其产生的源头为上古的蜡祭,祭祀天神、地神、风神、雨神、山神、水神和家族祖先等。

春是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写法如图②,从日从屯,整体像一颗草木的幼苗,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破土而出。春的本义就是草木初生的季节。草木的生命力,让春在中国人的心中总是充满温暖和希望。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不是一个简单轮回的开始,它是一个新的起点。朱自清先生说:“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另一个与春节离不开的字是“家”。家是会意字,从宀从家。古文写法如图③,上面是房子的形状,也是今天的部首“宝盖头”,里面是一头胖胖的小猪。

“家”的造字与古人的生活有关。远古时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子,他们只好找一个山洞或者地穴来居住。山洞或者地穴在古文字中的字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宝盖头”。那时候,虽然种粮食,但粮食收得极少,为了稳定下来居住,需要寻找粮食以外的食物,这就有了对动物的驯养。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就有猪。人有了安居的可能,于是家里养猪就变成了人稳定居住的标志。

家是人们最初安居的温暖记忆。春节回家,亦是一个蕴含深刻文化意味的话题。它将节日与人、人与家、古与今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并深深根植于炎黄子孙的骨髓之中,塑造了中国人的乡土观、亲情观、生命观。

在春节,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还会想到拜年。拜,会意字,甲骨文写法如图④。本义当为拔起禾麦奉献给神祖。后引申为行礼的通称。

逢年过节,挨家挨户给街坊邻居的长辈拜年,在我们孔孟之乡非常盛行。孟子说:“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乡里乡亲,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定当互帮互助,友爱和睦。记得小时候,每当大年初一早晨,我就会跟在哥哥后面,挨家挨户地给街坊邻居的长辈拜年。这样的记忆很温馨。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历史,在时间的长河中形成了许多礼俗,这些礼俗很有价值,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弘扬。

汉字与春节文化

语林指瑕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有则诗话云:“《古乐府》:‘碧玉破瓜时。’或解以为月事初来,如瓜破则见红潮者,非也。盖将‘瓜’纵横破之,成二‘八’字,作十六岁解也。段成式诗:‘犹怜最小分瓜日’,李群玉诗:‘碧玉初分瓜之年’,以其证矣。”此解为是,诗文中多用于女子。

而偏偏吉林人社版《随园诗话》在卷十五的一则诗话中,将“破瓜”又译错。文云:“今人称女子加髻为‘上头’。……”读《晋乐府》云:“窃窥上头欢,那得及破瓜?”“破瓜”本应为少女十六岁之代指,谁知译文却将其译为初经房事,译文是:“《晋乐府》中说:‘窃窥少女的说法时的喜悦,哪里比得上新婚时的幸福?’”

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称女工。也作女红。这个“女红”的“红”,读音为工,而不能作hóng,但这“女红”,不时有人读作女红(音虹),前些年,西安某剧团移植魏明伦的川剧《潘金莲》,其中扮演王婆者向西门庆夸潘金莲时,就将“她还做得一手好女红(音虹)”,因秦腔中,此(虹)字咬音很重,故此读音也引来台下的议论。

就汉字“活化石”级的字来说,“嫰”字正是其中的一个,《诗·陈风·月出》有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唐陆德明《释文》:“僚,本亦作嫰。”嫰,美好,敏感也。《辞源》引《方言》二云:“嫰,好也”,谓其为青徐海岱之间方言,这大抵是因其出于《陈风》的缘故,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及安徽亳县一带。而原来天下之大,“嫰”也是吾陕关中方言中极具特色的一个字。言人的长相好,曰嫰,言人和气友善,曰嫰;言事办得好,曰嫰,言物象景致美,曰嫰;言嫰到极致,曰“嫰的(不是‘得’)很”或“嫰扎了”。但现在却有一些人不知“嫰”字的写法,将其错写成“嘹”或“撩”,如西安街头,不时见到店铺推销其商品曰“撩扎咧”,有的店铺还起名“嘹得美”“嘹的太”的。2019年8月10日,网络上还传某三人演唱的眉户剧《梁秋燕》,字幕上打出的还是“嘹咋咧”。

殊不知,嫰、撩、嘹,音虽相同而其义相去甚远。因为“撩”者,动作也,“嘹”者,声音也。其与“嫰”字的娇美、美好和敏感之义相距甚远。

以上诸例,系信手拈来,忽焉成文,愿与诸君同鉴。

□杨乾坤

破瓜·女红·嫰